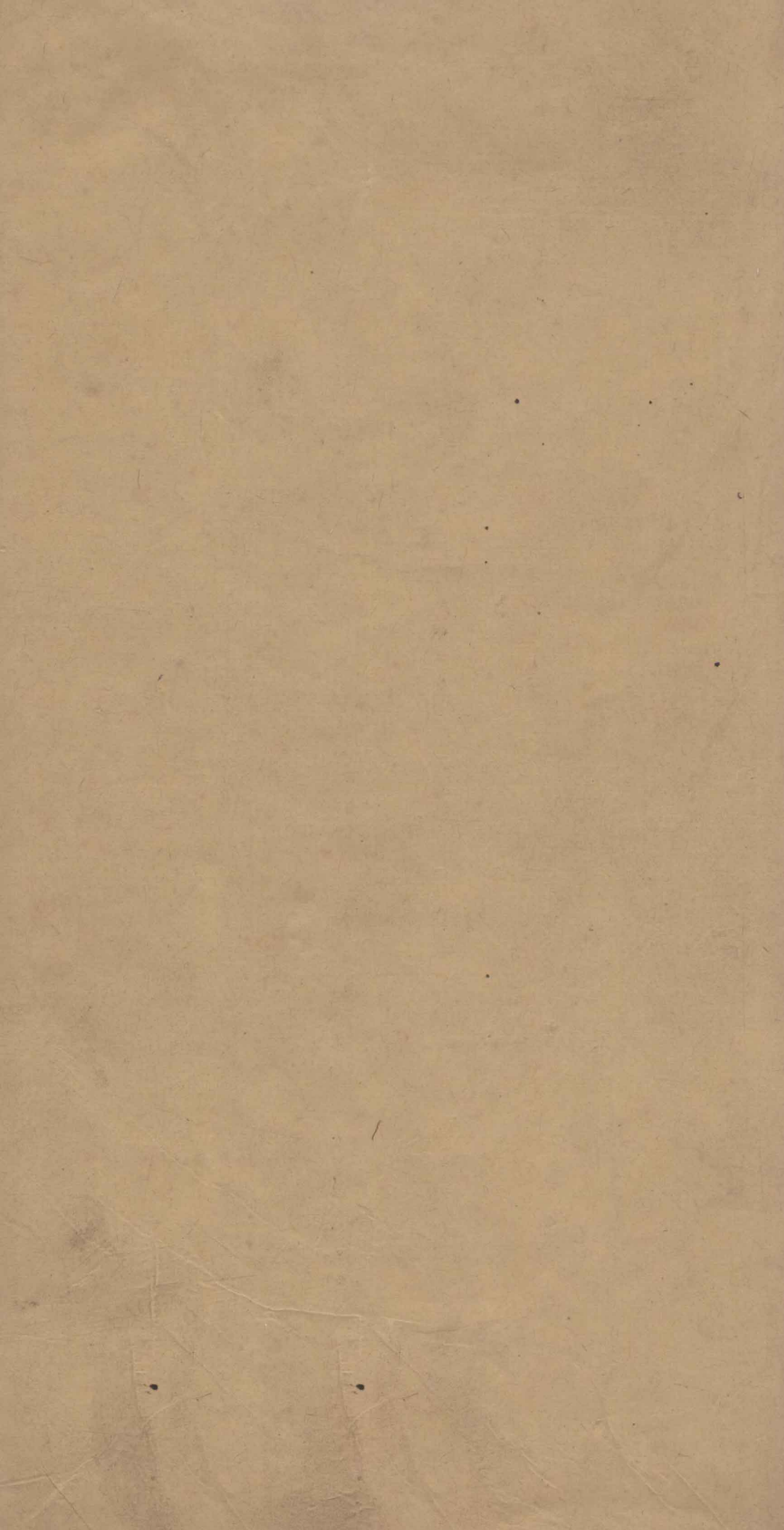




通志卷一百十七

宋 右迪功郎 鄭樵 漁仲 撰

列傳第三十

魏

韓暨

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毘

楊

阜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徐

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淩

毋邱儉

文諸欽

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

守父純南郡太守初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
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
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
名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
牛酒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
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
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
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掾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
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

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在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遣令歛以時服葬爲士藏謚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暨嘗爲大鴻臚其後有勃海韓宣者繼爲之俱號稱職故鴻臚

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太祖召署丞相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闔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

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
爲尙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
帝輦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尙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
及其見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
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尙書
大鴻臚數歲卒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

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稍
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尙書出爲幽州刺史比中郎
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
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賤
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
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

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暮寇竊
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遷大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
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
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所損滋多爲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旨并錄前世待
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常制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轉
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政推
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

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疎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

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

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
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
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
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
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
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
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林之著此議
頗爲世論所鄙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
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
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
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
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皆以張
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
兵寇縱橫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
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
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召復之還皆自相勸勵咸爲佳吏

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柔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大軍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

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
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
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
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及
他蒙活者甚眾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
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
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

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

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功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
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
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
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
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
學聖人弘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